《董魯安詩》代序

——不該忘記的詩人，不應埋沒的詩稿

邵燕祥

燈下集

董魯安寫於一九三二年初的《壬申元旦賦呈閬仙先生二首》，只是一般的賀歲詩，卻爲我們提供了一件並非全無意義的史料，詩云：「蕭條除夜了，寂寂曙光開」，除夜而雲蕭條，破曉而雲寂寂，詩人夾註說：「除夕竟夜無爆竹聲」，爲什麼？因爲幾個月前發生了「九·一八」事變！舊曆除夕（也就是春節）而滿城聽不到爆竹聲，若非全民有沉哀，是不可想像的。於此可見中國的民心。

董魯安在《四十生朝》（應爲一九三六虛齡四十或一九三七實足四十所寫）中，加註說「予生丙申，當中日甲午戰役後」，詩的前四句說：「試啼憂患已分明，四十年前墮地聲。烽火崇朝連海國，鶯花三月滿郊城」。而四十年後《代吁嗟篇》寫明「二十六年作」，當是「七·七事變」之後，目睹了日軍在城內橫行。詩中寫出了作爲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痛心與焦慮：「登山山路長，濟川川無梁。無梁猶可厲，巑岏愁人腸。如何滿市街，任彼狂犬狂。狂犬斃有時，斯人不可支。進退若爲計，將誰拯度之。吁嗟勿復陳，苦辛愁殺人。」《歲暮吟》結尾云：「徒歌百里見空城，看慣魚龍曼衍舞。崩奔萬里茹在胸，何地堪容灑淚雨。」灑淚無地，眞是痛極之語。民國二十八年即一九三九年初，友人顧隨（羨季）家鄉清河縣逃難來京的鄉人，說起亂中有兄弟分散各不知處者，爲此，董魯安寫了兩首詩和顧隨原韻，其二云：

兵火田園裡，憐君弟與兄。櫓槍孛冀野，夷馬躍春城。慷慨楚三戶，嘯歌魯兩生。清漳千古水，嗚咽不勝情。

這個「夷馬躍春城」，使人不禁想起杜甫的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，而手無寸鐵的讀書人，抗敵的信心還是來自歷史上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的故典。此時董魯安執教於司徒雷登任校長的燕京大學，住在燕園。藉美國與日本間的非戰爭狀態，暫得一枝之棲。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珠珠港，太平洋戰起，日本人控制燕園，將司徒雷登送往英美戰俘營。此時此刻，董魯安做出了一個重大選擇，即於一九四二年夏進入中共領導的晉察冀邊區，經清苑（按即保定）、滿城、完（縣）唐（縣）淶（水縣）易（縣）至平山渦口川上苕兒里村，寫下他到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第一首詩《初就舍館》，後來寫就的《游擊草》，爲他的詩作開了新頁，也爲當代詩詞的寫作拓展一片新土。這些就不須多做闡釋了。

附帶說一句，中國傳統詩歌，曾概括其藝術手法爲「賦」「比」「興」，一般說來，古體歌行，長短不拘，比較自由，便於敘事（當然不排除議論和抒情），往往以「賦」爲之，敷陳其事。而字數有限、格律嚴謹的近體五七言律詩，則更多利用「比」「興」（雖然也不妨直白），短小的絕句（五言二十個字，七言二十八個字），不以敘事勝，其佳作更尚空靈。反過來看，長篇古風，若非像李賀那樣的高手，偏取空靈，難免墮入魔障。而無論古近體，長短篇什，歷史上都有以文爲詩的，則瑕瑜互見，端看作手的手段和其文其議論是否警策，不可一概而論了。

董魯安的詩，所存三十年間之作，其少作大部經過篩選，所以開卷即可見出手不凡。他自述作詩經過，是「偶好吟哦，聊安寂寞。天風海雨之句，永夜憂生之嗟，比之時鳥候蟲，乍鳴乍已，率情適性，難相抑遏」，這是符合詩歌生成的規律的，並非聽命於人，更非勉強湊泊，全是詩心的自然流露。不過由於所受詩教和生活閱歷的關係，最初更多是學人之詩，後來漸多詩人之詩。兩者的畛域如何劃分，倒是有賴讀者捉摸，存乎一心了。

以上只是我的讀後感，知無不言，不知者也不鮮妄猜臆度，寫出來跟大家一起商量。

（下）

「達人」多解

如是我見

仁杰

內地改革開放後隨着時代的前進，漢語言越來越豐富，新詞語層出不窮，許多傳統詞彙被賦予新意。平時如不加以留意領悟，眞會成爲新文盲。

如這些年來內地媒體上常出現「達人」一詞。《羊城晚報》的《花地》文藝副刊還有個《校園達人》的專版，專門發表在校學生的優秀作品。這些近來常見的「達人」用語，如果用舊的詞典中的釋義去理解，似乎不甚確切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：它是從英文「talent」開頭的那個「ta」的音結合其詞義譯成的，意爲「天才」（天賦）、「才能」或「人才」；但「達人」又不是指那些專業人才，而是指各行各業中有某方面特長與才能的人。這樣「校園達人」應是指那些有寫作（或其他）才能的學生。

漢語中早有「達人」一詞，其義在辭書中有兩解：一是指通達事理的人。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：「聖人有明德者，若不當世，其後必有達人。」二是指達觀的人。賈誼《鵩鳥賦》：「小智自私兮，賤彼貴我；達人大觀兮，物無不可。」以後凡豁達、通達、不計小節，遇事看得開、看得透之人，稱爲達人。

淡淡的淚影

李憶君

文化經緯

出席了內地在哈爾濱舉行的《紀念蕭紅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》後，直到今天，仍覺得惘然，不勝唏噓……

套句內地人的話，是那場研討會辦得太有「規格」了，不但專家學者濟濟一堂，連省級、市級、縣級的高官顯要也到場。還有蕭紅的侄子、魯迅的長孫、胡風的女兒。他們的到來，主要是講述他們記憶中的蕭紅——魯迅和胡風都曾提攜過蕭紅，她也常到他們家去，因此他們小時候都見過蕭紅。除此，會上還分發好幾種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的蕭紅研究著作。專家學者對蕭紅作品的重視與對其研究所傾注的熱情，令我爲之動容。另外，蕭紅的故鄉黑龍江省呼蘭河縣，除了原有的「蕭紅故居」外，在西崗公園又建了一座「蕭紅青絲塚」。所謂「青絲塚」是埋了由端木蕻良在蕭紅病逝之時，親自剪下並珍藏了五十年之久一縷青絲。又聽聞，「蕭紅故居」原有的那座玻璃纖維的塑像，現已換上了漢白玉雕的。今天的蕭紅，不僅是東北人的驕傲，更是一個內地「文化品牌」。如此種種的待遇，一時間反而讓我有種沉重的惘然之感。這種感覺，說得具體點，不就是唏噓，不就是感慨嗎？

唏噓的是研討會的「規格」之高，連我都感到無法消受。覺得如此反而交織出悲劇感，與命運坎坷，一生都擺脫不了貧病、飢寒、顚沛流離的蕭紅很「不相襯」。而感慨的是：從古至今，文人、作家，乃至所謂的藝術家，生前總是受盡白眼與冷遇，不是貧病而逝，就是鬱鬱而終。等到一切煙消雲散後才得到認可，而且中外亦然——這難道眞的是宿命？

於是傷感的學者們埋頭寫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，筆下的深情，卻充滿了抱憾。那天，我坐在會議場中，輕輕地翻動手上的書，一篇篇沉靜地讀下去。誠然這些學者教授們都將他們的春風化雨化作了虔敬，同時也在悄悄地傷着自己的心……那些文章，幾乎每一篇都附有蕭紅的照片。她的眼神，投射給我的卻是水氣煙霧裡的回光，那是一層淡淡的淚影，看着也覺得傷心。

研究蕭紅，不管是從哪一方面着手，都繞不開她的崎嶇情路，坎坷的婚戀。一般的看法是：幾個跟她有過關係的男人都沒有善待她，她總是「遇人不淑」。

換句話說，蕭紅在愛情上的挫傷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她早逝的原因。甚至有作者認爲，蕭紅愛情、婚姻悲劇的根源，是當時的男權社會境況而不是男人。也從一些事實中證實：與蕭紅有過愛情關係的幾個男人，他們對蕭紅的感情都不假，而且也不卑劣。從這個論點引申開去，讓人不禁對那個過去的時代，產生了探究的興趣——蕭紅的文學成就、思想、感情、行爲與傳統及她所處身的社會究竟有什麼關係？這是很值得探討的。

但是，我更清楚自己爲什麼欣賞蕭紅，是她的善良與眞誠，人格的善與性情的眞；心懷坦蕩，感情豐富。而更爲重要的還是早在那個年代，她已深諳文學需要自由的天空，因而她的文體無拘無束，言語純淨而深刻。像《呼蘭河傳》這樣的長篇，至今無可重複——那是屬於她本質自我的東西。

香港的「沒有」

周雲龍

文化什錦

有人說過，所謂美女，大多不宜近觀、深交。我信的。不但是人，景更如此，星光大道、維多利亞港、金紫荊廣場，身臨其境，才發現香港也就那麼一回事，東方之珠並不是電視上、圖片上那麼讓人覺得驚艷。

不過，多走幾圈，你就會知道，香港的城市不是「就那麼一回事」，與我們相比，好多地方還不是一回事：

路上沒有與交通示意無關的廣告牌，沒有指揮交通的交警，沒有着急按喇叭的司機；

路面儘管狹窄，但是沒有堵車，除了車子停下來等候綠燈；

街上車水馬龍，大車小車、電車汽車，居然沒有塵土飛揚、尾氣蒸騰；

市區沒有人騎車，除了公園景點附近，有幾個老外騎山地車鍛煉身體；

街上沒有網吧，街邊陰涼處沒有打牌的，也沒有雜七雜八的攤點；

飯店裡，中午沒有喝酒的，都在喝茶，晚上也基本沒有鬧酒的；

公共場所，「禁止吸煙」的警示區內，都沒有抽煙的；

公交、地鐵站候車處、商場交款處、電影院售票窗口前，凡是需要等候的地方，都有安靜的依次的隊伍，沒有扎堆、擁擠、嘈雜、起鬨……

香港的這些「沒有」，可能是「基本上沒有」，因爲只是一個「我」看到的那個時段、那些地段的情況，香港那麼大（當然不是地理面積的大），不敢說「一律沒有」，沒看到的也不代表就「沒有」。但是說實話，在香港逗留一周，雖然聽過幾堂課、觀摩過幾家電視台、陪逛過好多商店超市，而我卻獨獨對這些「沒有」印象深刻。別無他，因爲在內地的大小城市，這樣的場合，往往是另一番情景，可謂你「有」我「有」全都「有」。

香港的這些「沒有」，袒露的是一個城市的文明發育程度、現代化發展程度，這些與「一國兩制」的偉大構想並沒有必然的聯繫。看來，我們的城市管理者、制度設計者，可能不容易再爲我們的「有」找尋藉口，他們那些「沒有」，我們原來也完全可以「沒有」！

其實，如果再做點對比研究還會發現，香港遠不止這些「沒有」。大學同學在香港生活多年，他說，在這裡工作、學習「沒有」太多的人際交往成本，無需動用非正常的人際關係，大家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就OK了；一個在香港打拚多年的老鄉說，香港這旮旯「沒有」地域歧視，不會像內地某些城市那樣那麼排外，聽到外地口音、看到樸實穿着就可能表現出鄙夷不屑。這一點，我更有體會，香港市民倒是都蠻謙卑的，沒有以講一口粵語爲榮，我們學習參觀時，每到一處，接待者開頭第一句話總是：我的國語很差，對不起啦！

離開香港前，當地一個朋友興致勃勃地給我們介紹，在香港，他們中秋節當天是「沒有」假的，當然，好多公司會按慣例讓員工提前兩小時下班，準備團圓飯。他們選擇每年農曆八月十六放中秋假，不是因爲十五的月亮十六圓，而是讓市民在沒有第二天上班的壓力下，更從容、愜意地中秋賞月，happy到深夜。——原來如此，「一節兩制」。

沒有必要去攀比香港市民的福利待遇、人文環境，那背後有着特別的社會保障體系。不過，他們對節日的人性化安排，在我們這裡操作起來也困難嗎？去香港之前，特意向我的一個同行問詢，最值得去的地方是什麼？朋友回覆：香港國際機場，大，美，以人爲本。返程當天，我眞的提前趕到機場感受了一下，候機大廳附近就有免費的上網專座，我在那裡特意更新了自己的微博，作爲紀念。

更有趣的經歷是，去香港之前，因爲我們參加的是一個影視節目研發創作的培訓團，主辦方明文要求，每個學員在開班、參觀交流、結業儀式現場必須着正裝，男士穿西裝、打領帶，穿深色鞋襪，女士着套裝或套裙。室外三十多度的情況下，穿西裝，繫領帶是什麼感覺？我是沒有體驗的，N年不碰西裝了。開班那天，大家早早起來，每人都按要求穿着正裝，步入課室，據說有個別學員是抵達香港的當晚補買的西服。開班儀式上發現，對方的所有人員，從主管到主講，沒有一個着正裝的，都是便裝。後來聽當地的朋友講，香港人的穿着，基本上以T恤、牛仔褲爲主打，只有保安、銀行職員才每天穿西裝。

在香港「做」了半天保安之後，我們培訓團的成員一個個趕緊扒掉身上的西裝，重回休閒狀態。哈哈，香港回歸這麼多年，兩岸之間交往這麼密切頻繁，誤讀還依然存在，人家「沒有」的，我們居然作爲紀律，上升到一定高度，非要讓它「有」。南京話說，活醜！

毅行者（攝於新界） 丁建

歷史並非弔詭

王康廷

東西走廊

手頭這本《未來一百年大預測》（The Next 100 Years: A Foreast for the 21st Century），引起我興趣的並非指望它有什麼眞知灼見，而是它過於自信的拿腔拿調。看來，不獨商界，政界充滿野心家，著書界充滿野心者也大有人在。當然，變通一下，「野心」也並不那麼刺耳，「野心」「雄心」英文同出一詞ambition。

此書著者喬治·弗列德曼（george friedman）乃匈牙利裔美國人，康奈爾大學博士，著名的國際衝突、美俄關係專家和地緣政治學學者。和所有的未來學學者一樣，作者自稱本書是想對讀者傳達出一種「未來感」——讓讀者了解未來世界的大勢所趨。但書中是否傳遞出這種「未來感」呢？對不起，類似甚多同類作品，此書也難免爲講述而講述，除了不可避免地製造危言聳聽和預言外，還夾帶着不合時宜的「台獨」傾向，不免讓人生厭。但本書也有個很明顯的優點：它在表現作者過於自信的同時，也不失時機地提醒讀者，一般人所謂的常理（common sense）並不可靠。這頗有點合乎中國的《易經》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。凡實行了的歷史皆有其不可預測的弔詭，但作者仍然希望讀者明白：「預測未來並不是一個漫長、讓人望之卻步的過程。只要能解釋今日世界的運作方式，便可知這些方式如何順理成章地影響着未來的世界。」歷史並非弔詭，如不是作者的提醒，誰會想到，今日自信爆棚的美國，在冷戰時期心理上始終處於守勢。當時，「美國人上從政治領袖下至工程師，軍事與情報人員，完全談不上從容自信。」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，「才激發出美國更多的勢不可擋的努力和能力。」

據譯者介紹，這是一本影響着許多國家領導人思維與決策的書。書中以史爲鑑，從地域政治學的角度，列舉和分析了大量史例，在預見美俄仍將持續的角力、洗牌和攤牌前提下，不僅預言了近期未來，日本、波蘭和土耳其三國的崛起，還預測了崛起的中國行將面臨的政經跌宕起伏。書中由此帶出一節對中國的深入分析。他認爲，首先，中國改革開放已三十餘年，從初時受左派質疑，到今天已成自上而下連販夫走卒都認同的「硬道理」。其次，中國領導人已不斷領略到雙贏的好處。再次，中國的睦鄰政策，特別是北京與華府的關係，已經爲中國創造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。不過，作者認爲，由於中國的地理環境，中國不會擴張，加上中國海軍仍處發展階段，因此中國不太可能成爲美國的挑戰者。中國的經濟動力，也還不足以支撐起一個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強國。而且，美國還會努力維持和中國的夥伴關係，使中國有能力牽制試圖再度雄起的俄羅斯。

作者因而相信，中國的貧富懸殊、沿海與內陸的差異、行政干涉經濟、效率不彰，貪腐現象，不無可能促使中國經濟的另一個周期提早到來。這就是中國政府只有被迫以政治手段介入，以免發生難以預測的政治和社會動亂。但在關鍵時刻，也最有可能出現政治強人，採取強硬政治作風，扭轉政經形勢。

作爲地域政治學學者，費列德曼強調：「我看重的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基本要素，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者文化的自我感覺。」因此作者勸喻西方國家不必過於擔心中國，原因是中國先天上就不太穩定。每當中國對外開放，就會造成沿海地區生活富庶，但內陸大部人仍生活在貧困中。漸次造成不安、衝突與紛擾。這點也讓中國的經濟決策常常受制於政治考量。中國不是第一次開放對外貿易，開放貿易衍生的紛擾也不會就此結束。

得閒不妨翻閱一下這本台灣木馬文化出版的讀本，相信讀者從中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。

十大美食之都

寒曉

飲食男女

品嘗美食不僅是人們在旅行時必做的一件事，而且也是一個不錯的旅行理由。

以下十座城市是澳洲《悉尼先驅晨報》評出的「世界十大美食之都」，也是「驢友」一生中最應該到達的十座城。

NO.1 日本東京。東京的米其林三星餐廳數量是全世界最多的，那裡的平民小吃也讓人垂涎欲滴。從拉麵、天婦羅、蕎麥麵、壽司到居酒屋裡端出的各種美食，東京絕對是最棒的。

NO.2 中國北京。北京烤鴨顯然是熱門菜品，就是吃餃子你也不會感到失望，就連購物中心裡的美食廣場都堪稱一場美食盛宴。

NO.3 美國紐約。紐約匯集了世界各地的美食，你可以吃一頓墨西哥式早餐，然後是韓式午餐，最後是法式晚餐。

NO.4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。那裡的點心棒極了，焦糖牛奶夾心，甜甜的，阿根廷式熱狗令人驚嘆。而那裡的意大利移民後裔所做的披薩和意大利麵食非常地道，牛排的手藝也不錯。

NO.5 新加坡。新加坡的路邊攤可以打敗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餐廳。中國風味、印度風味、馬來風味、印尼風味……這裡全有，而且皆風味獨特。

NO.6 越南河內。你或許吃過牛肉湯粉和米紙卷，你或許還嘗試過越南夾肉麵包。然而，只有當你坐在路邊的塑料櫈上，聽着摩托車和行人的嘈雜聲音，喝着當地生啤吃這些東西時，越南菜才眞正有感覺。

NO.7 墨西哥城。如果從墨西哥街頭小販那裡買份玉米餅碎肉卷品嘗，你肯定認爲墨西哥是個吃美食的好去處。由玉米餅、碎肉、奶酪和辣味汁組成的墨西哥特色早餐可謂早餐中的冠軍。

NO.8 印度邁索爾。邁索爾有着最美味的南印度美食，你可以在那裡吃到美味至極的印度式套餐，然後再來杯上好的咖啡和一份玫瑰果點。

NO.9 意大利博洛尼亞。這座城市的綽號是「胖子城」，你在那裡住上幾天就會變成那樣。博洛尼亞是意大利肉醬麵的發源地，而且那裡還有許多其他美食。新鮮的帕爾馬乾酪、大塊的熏腸、切成一片片的蒜味麵包、醋漬橄欖和披薩，都令人饞涎欲滴。

NO.10 西班牙聖塞瓦斯蒂安。晚間在這個老城的各家酒吧中流連，吃着餐前小吃巴斯克特色的塔帕斯，配着當地的美酒，將會是你人生最美妙的經歷。

蔣介石書法

劉開生

人與事

參觀過廣州黃埔軍校的人都知道，進得軍校大門，緊接着入二門，在二門右側的牆壁上，懸掛着當年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時，爲黃埔軍校親筆題寫的「親愛精誠」的校訓，給參觀者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。「親愛精誠」四個字，頓挫分明，骨力雄強，章法嚴謹，嫻熟老道。

若從書法藝術角度來考量，蔣介石的書法，還是頗有造詣的。蔣介石名中正，字介石，一八八七年十月出生於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鎮。幼年開始學習私塾，誦讀經史，鍾愛中國傳統文化。他認爲，書法是中國的國粹，一個今後打算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的人，焉有不會書法之理？焉有書法不佳之理？所以，不管他青年時代留學日本也好，還是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也好，領導北伐也好，直致後來成爲中華民國領袖人物也好，都總不忘練習書法，使得自己的書法藝術不斷有所提高，從而達到了相當水準。

在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史料裡，有關蔣介石題詞的事多有記載。筆者印象較深的有三宗。如「志當存高遠」的題詞，這是蔣介石於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爲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漢章所題，該題詞的眞迹墨寶，四年前曾在香港公開拍賣，最終以九千港元成交。一九三八年，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王銘章率部參加台兒莊大戰，奉命死守滕縣，堅守三天後英勇殉國。其英勇行爲使蔣介石大爲感動，蔣先後曾經三次爲王銘章題詞：一曰「民族光榮」，二曰「烈比睢陽」，三曰「死重泰山」。這些題詞後來均被製成匾額，用於王銘章的祭祀場合。一九三九年，國民黨第一遊擊區司令部參謀長蕭祖強，率部參加中山橫門激戰和光復石岐兩次戰役，在與日寇作戰時，不怕犧牲，英勇頑強，取得了戰鬥的勝利。抗戰勝利後，蔣介石應地方民衆和政府的邀請，爲抗日功臣蕭祖強題寫了「捍衛鄉邦」的題詞。此外，蔣介石爲其他人和事題詞的事，自然還有許多。

蔣介石的書法，總的來說以楷書、行楷爲主，頗有幾分宋代書法家黃庭堅的風範。字型舒展、筆畫剛勁，書寫的內容，大都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觀。還有行家評價說，蔣介石的書法，中中正正，既像其人又如其名。他的書法以工整端嚴見長，用筆以方筆爲主，橫斜豎直，撇低捺高，表現出瘦硬挺骨、險絕森嚴之風範。從書藝角度來講，蔣介石的書法技法精到，法度嚴謹，內斂，有神韻。

蔣介石不僅自己愛好書法，而且還經常指導夫人宋美齡和兒子蔣經國練習書法。據史料記載，宋美齡年輕時非常熱愛藝術，琴棋書畫無所不能。習畫，她師承的是國畫大師黃君璧。而書法，則由其夫君蔣介石調教。蔣介石指導、品評宋美齡的書法習作，總是以表揚、鼓勵爲主，一次，他在看了宋美齡的書法習作後非常滿意，便在當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：「夫人書法大有進步，吾甚感欣慰。」

一九二四年五月，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，撥冗書寫家書，教在外地上學的兒子蔣經國練習書法的方法：「寫字筆劃宜清楚，且要字字分明，切不可潦草糊塗。寫信的字，亦要像我寫得一樣大，不可太小。」不幾日，蔣介石又寫信道：「你的字已稍有進步，但用墨尚欠講究，時有過濃過淡之病，筆力亦欠雄壯。須問日摹寫一次，要在古帖中之橫、直、鉤、點、撇、捺處體會。提筆須高，手腕須懸也。」作爲父親的蔣介石，苦心孤詣反覆指導兒子練習書法的情形，在此可見一斑。